

中国共产党情报史上的一次劫难

1947年夏,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组织被军统特务破获,由此而导致我党在许多地方的情报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些重要的特工人员,如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西北王”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等人的身份先后暴露,给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中共北平情报系统被发现

抗战时期,美军情报部帮助军统训练了一批掌握雷达技术的专业特工人员,并利用“中美合作所”,帮助军统在各地设立电台,布置通讯网。抗战胜利后,美军又供给军统一批无线电侦察设备,使军统很快便在北平、上海、南京、重庆、西安等大城市设立无线电侦察电台。同时,他们又在当地各战区司令部绥靖公署、行营等军事机构建立无线电检测科。这些机构一方面指挥侦察台抄收当地秘密电台所收发的电码,提供给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另一方面就是探测秘密电台的方位,以此寻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

1947年7月的一天晚上,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赵容德接到报告后,便组织全部侦听特务专心注意,很快就证实北平城区内有一秘密电台。他们把侦听机装在吉普车上,分三个据点侦听,一步步缩小

范围,一直缩小到京兆东街附近,并初步拟定了几户重点怀疑住宅。

赵容德把他所掌握的情况,迅速通知了北平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请求他帮助破获这个秘密电台。白世维命令刑警队长李连夫带人随同赵容德夜间去京兆东街那几家重点怀疑对象家中暗中侦察。李连夫选派了几个身手灵活的队员偷偷地翻墙而入,逐一进行侦察、排除,最后认定了确切地点,是在京兆东街二十四号一富豪住宅内。

很快,该住宅主人的身份便被查实。房主袁永熙是北平市民政局的科长(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南系”的负责人),其妻陈琏,是号称国民党“文胆”、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的爱女。保密局北平站站站长黄天迈得此消息后,颇感事情有些棘手,因为,陈布雷此时的公开职务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是蒋的秘书长。如果此事处理不当,必定会惹火烧身。黄天迈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将此案向保密局本部汇报。

李政宣叛变带来巨大损失

毛人凤在接到北平方面的密报后,他想:既然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肯定是利用这层关系做掩护,即是利用陈布雷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为掩护。如此这般,那个电台的机构和人员当然也是相当重要的了。因此,若以这个秘密电台为突破口,一定可以挖掘到其他更重要的线索和人物。

想到这里,毛人凤决定派一得力精干之人到北平指挥破案。派谁去呢?他颇费了番脑筋,突然他想到了行动处处长

叶翔之。叶翔之以前是军统局里的反共专家,曾任反共处长,他与共产党打交道是很有经验的,同时他自从接手行动处后,又迅速成为暗杀、逮捕方面的好手。所以,能担当此案重任的,非叶莫属。

7月下旬,叶翔之手持“尚方宝剑”,杀气腾腾地乘飞机直赴北平。到了北平后,叶翔之召集了保密局在北平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商讨破案的具体方案。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有白世维、黄天迈、李连夫等人,由叶翔之统一领导,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逮捕、审讯工作。

叶翔之决定,这次行动首先从秘密围困陈琏的住宅开始。为了能当场拿到真凭实据,他命令北平电检科昼夜监测,一旦有电波信号出现就立刻出动。

保密局的一张大网悄悄地

向袁永熙家撒开了!随着叶翔之一声令下,保密局的行动队员分几路迅速集结到袁家住宅周围,将袁宅团团围住。当他们破门闯入时,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正埋头工作,收发报机、电码本统统在场。于是,叶翔之当即下令带走电台、密本和来往电稿、各种宣传品,并宣布对陈琏、袁永熙实行拘押审讯,所有在场人员全部逮捕。

李政宣悉数招供了。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三个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

西安情报系统也被破获

在破获中共北平情报组织的过程中,保密局又获得了西安中共情报组织的线索。1947

年9月中旬,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自带人到西安,首先抓获了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负责人王石坚(原名赵耀斌)等人,在盐店街破坏了一部地下电台,还破获了中共情报组织在西安的联络点奇园茶社。

1941年夏,王石坚受党的派遣到西安,领导西安地区的情报工作。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几个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国民党军政上层核心的情报人员都由他领导。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史上的“后三杰”(前三杰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特别是被毛泽东称赞为一人可以顶几个师的熊向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他在胡宗南身边长达10年之久,深得胡宗南的信任。

王石坚到西安后,由陈忠经帮助,找到了一个合法职业,建立了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中共中央情报部通讯联络。后来,王石坚在陈忠经等人的帮助与安排下,接办了西安《新秦日报》,建立了西北通讯社,还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借以隐蔽自己的身份,掩护情报工作。他在西安活动长达7年之久。

1947年初,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定于3月10日进攻延安。3月3日,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回西安,当天晚上

通过王石坚把情报发给了党中央。到了3月10日,胡宗南挺兵延安,结果一头钻进共产党设下的天门阵里。先是占了空城延安,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桌上压着纸条,拿起来一看,墨字了然:“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摸不着头绪,率先虚了胆子,接着二败于青化砭,三败于羊马河,三败于蟠龙镇,仅一个多月时间,就露了败军之相。事后,胡宗南觉得蹊跷,疑有内奸,但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他最信任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头上。

胡宗南进攻陕北失败后,心灰意冷,1947年7月,先后将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送往美国留学。王石坚则继续留在西安领导情报工作。两个月后,王石坚即被保密局行动处逮捕。他受刑不过,交代了一些情况,但对熊向晖、陈忠经与申健这3个他手下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他们。保密局的特务们查抄了熊向晖在西安的住所,将熊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笺,全部搜走。

叶翔之等人从王石坚的供词以及搜查到的材料中,认定熊向晖与陈忠经、申健均系中共派遣打入胡宗南部的重要情报人员。

胡宗南无奈“网开一面”

胡宗南听了叶翔之的详细报告后,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隐藏着共产党间谍,跟随自己多年,为自己特别信任的机要秘书兼侍从副官竟是中共高

级情报人员,脸都气得发青。

胡宗南既气恼愤恨,又不愿声张。一方面他积极支持保密局抓人办案。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结果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另一方面,他又通知保密局,在这个案件中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保密局向蒋介石报告此案时,也应把胡部下的这几个人另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胡宗南对其部发生的这件重大“共谍案”及其本人的严重失职错误,就这样以一手遮天的方式不了了之地处理了。

西安中共情报组织被破坏后,胡宗南为保住自己不被蒋介石痛骂一顿,同时也因熊向晖等人远在美国,只得给这几位“亲信助手”网开一面。但是,对由西安转战沈阳的我党地下情报网的其他人员,军统特务们则力争搜捕不遗。1947年10月10日夜,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李季、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籍、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等人,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

葛佩琦幸而没有暴露,坚持留在敌营,营救被捕同志,资助受难同志的家属。他在敌营中孤军奋战,一直坚持到沈阳解放。

吴志荣/文 据《党史博采》

运输老板编造“杀父之仇”借刀杀人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司,被自己的得意门生“恶搞”一番后破败,气愤之下,总经理阮杰决定除掉对方。为此他找到自己的侄子晏飞,虚构了一个悲惨故事,怂恿侄子去找“杀父仇人”报仇。侄子得逞后,他竟又揭发侄子以自保,然而他精心设计的凶局,几天后还是被警方破解。2008年10月初,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晏飞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阮杰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老总失踪后家人接到敲诈电话

2007年6月8日上午,南宁市公安局北湖派出所,一位中年妇女匆匆走进来,神色不安地说:“我老公一夜未归,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女子说,她老公是一家运输公司的老总,叫苏聪,40岁。昨天晚上,苏聪打电话告诉她,说在北湖路一家酒店跟一帮朋友聚会,吃完饭就回去。可是晚上11点多了,还没见他回来,打他的两部手机,竟都是关机!第二天早上,苏聪仍没有去上班。她发动全公司的员工满城找人,但都一无所获。找到了昨晚跟苏聪一起喝酒的朋友,他们说她晚上10点多就走了。

西乡塘公安分局接到派出所的报告后,立即进行调查,然而都没有获得一点线索。

10日中午,苏聪的公司员工接到一个电话,询问苏聪妻子的手机号码。对方不肯透露

自己是谁,只说有要事要找苏妻。公司员工便把苏妻电话给了对方。

不久,苏妻便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你老公赌钱欠了我们110多万,你快还钱给我们。”“不可能,我老公从不赌博。”苏妻刚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电话打进来,“你老公其实也没欠我们那么多钱,你给我们27万行了。”“我老公呢?他在哪里?”苏妻紧张地问,“我也在找他呢,我手上只扣了他的车。”对方又急忙挂了电话。

警方接到举报嫌犯浮出水面

10日晚11时22分,119接到报警,南宁市郊的邕武路旁一块空地上,一辆皇冠轿车发生燃烧。消防人员迅速赶到扑救,大火扑灭后,消防人员感到纳闷的是,竟没有受害人。消防部门向公安部门报告此事。皇冠轿车起火?警方迅速与失踪的苏聪和他的皇冠轿车联系起来,苏聪失踪案专案组参与现场调查。果真是苏聪的皇冠轿车。

民警搜索时,在轿车旁边找到了一部手机,但它不是一部一般的手机,而是进行了改装,具有引爆功能。走访周边市民时,有人反映了一个情况,轿车是一个男子点燃的,火烧起来的时候,这个男子身上也起了火,他一边扑打身上的火一边逃。这是一条重大线索!警方立即布置,对全市的医院、门诊部进行搜索,查找这个治烧伤的人。

11日上午,西乡塘公安分局副局长黄永辉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某工贸公司老总阮杰打来的。聊了几句后,阮杰带点神

秘地说,“黄局,我遇到一件怪事。昨天晚上,我与两个朋友在明秀路一家咖啡馆内喝咖啡,11时15分左右,我侄子晏飞突然打我的手机。这小子平时游手好闲,我一直不想理他,他很急地告诉我要有要紧事找我,于是我就叫他过来。在咖啡馆门口,他一见到我就向我借钱,说他在邕武路干掉了一个老板,还烧了他的车,得赶紧逃。”黄永辉心里一震,立即想到苏聪案,于是问:“晏飞呢?他在哪?”阮杰说:“我没给他钱,他就走了,不知去了哪。”黄永辉没有多问,只叫他一有情况就向他反映,阮杰连声答应。

得意门生突然成了生死对手

其实给黄永辉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阮杰心慌得怦怦直跳。放下电话,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憋了3年的仇终于报了,只是下一步不知怎么收场,但愿不要引火烧身!

年近50岁的阮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从工厂离职,下海经商,成为第一批个体户。经过十年的打拼,他成为响当当的企业家,是西乡塘区第一批买私家轿车的富豪。

1993年春的一天,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找上门来,他叫苏聪,原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前不久辞职来到南宁闯荡。一个多月来苏聪都没找到工作,陷入困境。阮杰的公司刚开张不久,也急需人手,于是他留下了苏聪。苏聪对阮杰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豁出命来跑业务,很快成为公司的台柱。

深得老总的宠爱,苏聪未免有些狂妄起来。2003年,苏聪擅自做主,以公司名义作为

担保,向银行贷款购买了两辆,总价值70多万元的汽车。阮杰对苏聪的做法很不满,批评了他一顿,而苏聪认为自己这是出于公司的发展考虑,为此感到冤,两人渐渐地有了隔阂。

2004年初,苏聪向阮杰提出辞职。阮杰正为苏聪的离去而叹息时,突然发现他公司的隔壁挂起了一家运输公司的牌子,谁要跟我竞争?一打听,他大吃一惊,老板竟是苏聪。过了几天,阮杰公司里的业务骨干一个接一个离去,然后出现在苏聪的公司里。

倒霉的事接着来,苏聪那笔70万元的贷款到期了,公司一时没钱还,银行告到法院,法院扣了公司部分资金和车辆,这样一来,公司运转受阻,加上人走了大半,阮杰的生意一落千丈。阮杰实在不甘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出这口气。

姑父诱骗侄子干掉“杀父仇人”

2007年初,阮杰开始物色杀手人选。5月的一天,他老婆的侄子晏飞找上门来。这个晏飞,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是个胆大妄为的主。10年前,晏飞的父亲莫名失踪,2007年4月,母亲也因病去世。他一下子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不得不找点正经事做养家糊口了。

看着晏飞渴望挣钱的目光,阮杰感觉到找到一名好杀手了。可是,要晏飞心甘情愿地跟他去杀人,也得给他一个理由。为了找个理由,阮杰绞尽脑汁。

“晏飞啊,你长大了,我得跟你说说你爸的一些事。”一天,阮杰把晏飞叫到他办公室,告诉他说,当年他爸在公司做

事的时候,与苏聪发生矛盾,“不久,你爸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当时虽然我也怀疑是苏聪搞的鬼,可是没有证据。现在我越琢磨越觉得是苏聪干的,他现在连我也不放过了,搞得我一败涂地。你是个男子汉,就要为你爸报仇。”

没有多少文化的晏飞相信了姑父的话,此后,晏飞一到晚上,就骑上摩托车,跟踪苏聪的皇冠轿车。

6月7日晚,晏飞发现苏聪一个人开车去赴宴,立即告诉了姑父。阮杰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也赶过来,和晏飞一起在停车场埋伏。

10点多的时候,喝得半醉的苏聪走出了酒楼,阮杰立即对侄子面授机宜。当苏聪钻进驾驶室,正要发动时,晏飞一个箭步冲过去,对着他的脑门就是一枪。苏聪还未反应过来,就倒在座位上。晏飞朝姑父做了个手势,躲在角落的阮杰迅速跑过来,两人开动苏聪的车就跑。路上,被移到后座的苏聪发出了哼哼声,晏飞见苏聪还未断气,又朝他脑袋补了一枪。

两人开车来到郊外的可利大道,把一个下水道井盖掀开,把苏聪从车里拖出来,接着剥掉了他的衣服扔进下水道。

之后,阮杰想出一个处理车的办法,以苏聪欠债为名,向他妻子敲诈一笔钱,然后让她来取车,不想苏妻没有上当。

10日晚上,阮杰觉得不能再耽搁了,要尽快把车毁掉,于是叫晏飞办妥这件事。晏飞将车子开到郊区邕武路旁一块空地停下,原打算把遥控手机丢进车里,然后逃走,由阮杰在远处实施遥控爆炸,不知怎么回事,遥控手机失灵了,晏飞只好

采取“手动”的办法。

不久阮杰接到了晏飞的电话,“车我烧掉了,可是我也被烧伤了,要找地方包扎一下。”原来晏飞泼汽油的时候,袖子、裤脚上也沾上了汽油,当他打燃打火机烧车时,猛烈的火焰也将他身上烧着了。他逃生时那部遥控手机也掉了。

阮杰连夜将晏飞送到100多公里外的崇左市,让他以“梁恒”的名字治疗,并叮嘱说,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提起他。

11日晚,崇左警方在崇左市人民医院查到了住院治疗的晏飞,南宁市警方派人赶去崇左,连夜将晏飞押回南宁审讯。

幕后凶手竟请警察喝茶

11日晚上,还不知晏飞已落网的阮杰再次拨通了黄永辉的电话,请说他出来喝咖啡,再聊聊他侄子的事。

在轻柔的音乐声中,阮杰看上去一身轻松,谈笑风生。黄永辉一边倾听一边分析,很快得出结论,阮杰参与了苏聪失踪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放烟幕弹。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这样吧,你和我一块回局里,我要把你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好,好。”阮杰非常乐意。

进了西乡塘公安分局,黄永辉的神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阮杰,不要再演戏了,招了吧。”阮杰一听,顿时脸色大变。

经过9个小时的交心后,阮杰长叹一声,交了他的作案经过。

12日下午,警方在可利大道的下水道里,找到了苏聪的尸体。文中受害人为化名;谢绝转载、上网 万清